

“为了孩子好”的活动太多，校园需要新减负

樊丽萍

文汇报时评

中国新闻名专栏

现在的孩子，有点忙。这一头，“减负攻坚战”还在艰难推进；那一头，一桩又一桩新的任务又落在他们身上。证监会与教育部最新印发《关于加强证券期货知识普及教育的合作备忘录》，要求基础教育阶段依据学生年龄特征，在相关学科课程和教材中有机融入证券期货知识。设想虽好，但也有家长心里打鼓：难道炒股也该从小学学起？

今年全国两会，一位来自教育界的全国政协委员，反映了他在基层学校抽样调研情况：一年中，形形色色的进校园活动有11个主题大类、近130个门类。这些活动的主办单位，除了教育部门外，

还有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各类专项办以及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他发出呼吁，希望能统筹各类专题教育活动进义务教育学校，还校园一片“清净”。从急救培训、知识产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到人工智能教育、禁毒教育、防艾教育、防性侵教育等等，盘点各种进校园活动，乍听上去都不是小事，都是为了孩子好，让人不敢懈怠，但仔细想想，基础教育阶段的孩

子，心智还未成熟，接受各种信息、知识的能力不及成年人，抗压能力也有限。所以，不管是多么重要的工作，要在校园“落地”，必须遵循教育的规律，应采取青少年学子能够接受的方式，要适度、适量。当父母的人都知道，孩子要健康成长，饮食结构很重要。每个孩子的食量是有限的，要让孩子吃好、保证营养齐全，但又不至于吃出消化不良或变成小

胖墩，就要讲究膳食的合理搭配。一切为了孩子健康成长而开展的教育，其实也就像一种种特定的微量元素——这些元素缺一不可，但是补充营养的方式很有讲究。在这个年龄段，有些“营养”必须要补，就是不遗余力加以推进。对学校教育来说，实现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即在为学生调配这个年龄段必需的精神营养。有些活动，主题内容很好，在不增加学生额外负担的情

况下，应考虑结合课堂教育一并完成，润物细无声。对教育部门来说，控制各种活动进校园的总量，守护校园的宁静，在制度上也应有一些安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减负的重要内容，在减轻孩子课业压力的同时，也要减轻他们参加各种活动的压力，给孩子多留一点纯玩的时间。玩，才是孩子的专利。

文化视点

《史记》中无法厘清的问题 或许能够得到合理解释

一大批重量级简牍文献年内将在沪出版，有助于学界解开诸多历史谜团

■本报记者 李婷

简牍是出土文献中内容最为繁杂、难懂的部分，备受学界关注。然而，由于年代久远，绝大多数的简牍文献已经不起“亲近”。出版，成为人们“亲密接触”这些遗珍最可行的路径。

记者昨天获悉，今年年内，将有《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悬泉汉简（壹）》《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叁）》《肆》等一大批重量级的简牍文献在沪出版。它们的面世，将有助于学界解开诸多历史谜团。甚至，司马迁在《史记》中无法厘清的一些问题，也可得到合理的解释。

最早版本的《诗经》 两千多年后重见天日，提供全新学术信息

作为中国先秦珍稀文献之一，战国竹简有“国之瑰宝”之称。中西书局今年承接出版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安大简”），是继郭店简、上博简和清华简之后，先秦文献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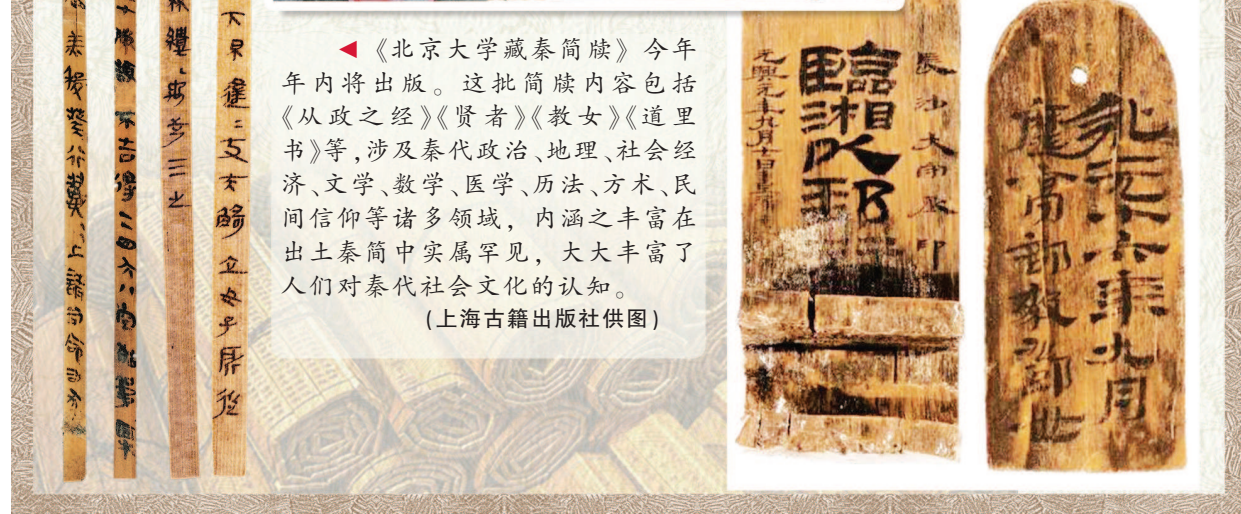
这批竹简于2015年初在安徽大学，经清洗整理，共有1167个编号。竹简总体状况良好，以完简为主。长简编绳三道，短简两道，编绳为丝麻类材料，有的染成红色。简背信息比较丰富，有的留有划痕或墨痕，有的还有编号或其他文字。竹简出于不同抄手，字迹比较清晰。通过碳14检测认定，竹筒年代约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50年之间，属战国早中期。内容涉及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和语言文字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具体包括《诗经》、孔子语录和儒家著作、楚史、楚辞以及相术等方面的作品。

安徽大学教授黄德宽带领团队在整理研究中发现，这批竹简中记载《诗经》内容的有100多支，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文本。其中，与现在流传于世的“毛诗”（西汉时鲁国毛亨和赵国毛萸所辑和注的古文《诗经》，构成现存《诗经》面貌）在排序、章次上有诸多不尽相同之处，异文大量存在。相关专家认为，“安大简”提供的大量新的学术信息，将会对《诗经》研究带来重大影响。

经初步判读，“安大简”中记载楚史内容的有440多枚，不仅数量较大，而且简文内容丰富、系统，有些可与传世文献互证，有些可补史书记载的缺失。如司马迁在《史记》中一些无法厘清的楚国早期历史和近年来让专家困惑难解的新出材料，根据“安大简”的记载或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出土于井窖中，不仅在数量上远超过以往全国出土东汉简牍的总和，还填补了这个时期简牍乃至传世古籍所没有的内容。（中西书局供图）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今年年内将出版。这批简牍内容包括《从政之经》《贤者》《教女》《道里书》等，涉及秦代政治、地理、社会经济、文学、数学、医学、历法、方术、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内涵之丰富在出土秦简中实属罕见，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秦代社会文化的认知。（上海古籍出版社供图）

可得到合理的解释。比如，楚的原始祖先先是“五帝”之一颛顼的儿子老童。《山海经》中说“颛顼生老童”，这老童为什么取名老童？没有人知道。但“安大简”不仅记录了“颛顼生老童”，而且还描写说这个老童生下来是满头白发，像个小老头儿。颛顼卜知这个满头白发的婴儿将会子孙蕃衍兴旺，于是喜出望外，就给他起名叫老童。

浓厚生活气息的简牍内容，丰富了人们对秦代社会文化的认知

秦代厉行法制，崇尚事功，以吏为师，因此以往出土的秦简牍大多以律令、行政文书和《日书》《算数书》等实用工具书为主。北京大学2010年初从海外获得的一批秦简却有所不同，里面有文学作品和大量反映社会生活、民间信仰的记录，其多彩的内容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在“严刑峻法”之外大大丰

富了人们对秦代社会文化的认知。据了解，《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今年年内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批简牍包括竹简762枚、木简21枚、木牍6枚、竹牍4枚、木牍一枚，年代大约在秦始皇时期，内容包括《从政之经》《贤者》《教女》《道里书》等，涉及秦代政治、地理、社会经济、文学、数学、医学、历法、方术、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内涵之丰富在出土秦简中实属罕见。

这批简牍的出土地点不详。课题组组长朱凤瀚教授等在整理和研究中发现，简牍中有一篇记载当时水陆交通路线和里程的文献，多次出现“安陆”“江陵”等位于湖北境内的地名，由此推测这批简牍可能出自湖北孝感或荆州地区。

竹简中有一卷的内容以一名叫“牵”的女子口吻，表达对从军出征的爱人“公子”爱恨交织的感情纠葛。其形式为散文，没有明显韵脚，文笔优美，且征引了一些已亡佚的诗句，应属文学作品。

还有一种诗赋体韵文，书写在几枚木牍上，语言十分生动风趣，如“饮不醉

非江汉也，醉不归来未半也”，应该是秦人饮酒时吟唱劝酒的歌谣。《汉书·艺文志》著录有《秦时杂赋》九篇，但九篇文献已亡佚，前述歌谣歌词可能属于秦杂赋。另有一枚枣核状六面木牍，每面书写两字，可辨识者有“饮左”“饮右”“不饮”“千秋”等，应是饮酒行令时使用的骰子，这样的骰子在过去的出土文物中尚未发现。秦代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极为有限，北大秦简中的文学类文献为研究秦代文学和民间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

简牍中有一段文字以“善女子之方”和“不善女子之方”开头，列举女子的种种优良和不良行为，认为“夫与妻，如表与里，如阴与阳”，女子在夫家要“有正”。这是迄今发现我国古代最早专论女教的文章，比东汉班昭的《女诫》要早近300年。

另外还有一篇《制衣》，详细介绍了各种服装的形制、尺寸和剪裁、制作方法，种类包括大襦、小襦、大衣、中衣、小衣、袴等。有关上古服饰的文献资料十分缺乏，以往的研究多依赖考古发现的丝织品、服饰和图像资料。这一发现对古代服饰史研究的价值不言而喻。

上海教育综改：蹄疾步稳，冲刺年跑出“加速度”

校”干部管理能力和教师专业能力。目前，“强校工程”已经吸纳26所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5所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55所优质品牌公办初中、15所优质民办中小学、4所区教育院和1所国家改革发展示范区中职校等支援方参与其中。

此外，“强校工程”还将与落实上海中考改革要求紧密结合，深化实验校教学改革。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三至五年，上海将实现百所公办初中在原有基础上，教育教学状态明显改善，学校办学特色明显增强，整体办学质量明显提高，家长对学校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产业需求，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今年3月，新修订的《上海市职业

教育条例》正式施行。这份条例从法律角度强调和明确了职业教育服务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打响“四大品牌”战略任务。

作为教育综改的一项重要内容，上海于2015年颁布“职教规划”，助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对标建设“五个中心”、打响“四大品牌”，上海梳理了在人工智能、财政金融、航空制造、创意设计等18个行业155个人才需求紧缺岗位，开展人才需求分析和专业结构调整。

杨浦职业技术学院汽车专业的学生代表中国连续参加第42、43、44届世界技能大赛车身修理项目比赛，分别荣获优胜奖、银牌、金牌，填补了我国中职学生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获金牌的空白。校长王建鸿认为，培养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须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产

业需求，深化产教融合。在这所学校，几乎每个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都与企业联手，学生走出校门就能走上工作岗位，备受企业欢迎。

据介绍，过去几年，上海职业教育也经历了结构调整的转型期。仅2018年，全市中高职院校就调整、关闭了近150个专业点。

另一方面，学校加大对新兴专业的布局，扩大紧缺人才培养规模，针对已有专业设置但人才缺口较大的专业，如学前教育、养老护理等领域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紧缺，通过新增专业点、扩大培养规模、加强在职培训等方式，加快培养力度和规模。

在上海，职业院校就业率已经连续三年保持在98%以上。2018年，上海中职毕业生就业率为98.37%，其中56.7%直接升入高一阶段学校（高职、本科）；高职毕业生就业率为98%，专业相关度80%左右，雇主满意度94.7%，自主创业比例2%。

历时五年，天一阁家底终摸清

现藏书近十六万册，善本古籍等特藏文献已数据化收录

天一阁藏有古籍共计2.2万种、15.8万册，其中善本古籍5313种、34626册。课题组对天一阁所藏515种地方志全部影印出版，其中不乏精湛的善本和稀见的珍本

本报宁波3月20日专电（驻浙记者蒋萍通讯员刘海波）“天一阁所藏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结项鉴定会日前在宁波召开。天一阁藏有古籍共计2.2万种、15.8万册，其中善本古籍5313种、34626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天一阁文献最系统最全面的清理。

天一阁位于宁波市海曙区，建于明朝中期，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天一阁之名，取义于汉郑玄《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之说，因为火是藏书楼最大的祸患，而“天一生水”能以水克火，所以取名“天一阁”。范钦平生喜欢收集古代典籍，后又得到鄞县李氏万卷楼的残存藏书，存书达到七万多卷，其中以地方志和登科录最为珍稀。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订立了严格的族规。世代的子孙严格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训，但天一阁历经明、清、民国至今，藏书历经磨难也有很多散佚。

民国著名藏书家冯贞群先生这样总结天一阁的“五劫”：第一劫，明清易代之时，由于社会动乱损失一批书籍，但当时藏书“犹存十之七八”；第二劫，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天一阁进呈藏书六百多种，皇帝虽然说过要归还，但最终献出去的书籍却没有回来；第三劫，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军占领宁波，闯进天一阁掠走地类书籍数十种；第四劫，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进入宁波前后，小偷趁乱损毁阁后墙垣，偷出藏书论斤贱卖给造纸商人。有一宁波人出千金回购了部分散出之书，藏在一处，但这些救回来的书籍却于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的一场火灾中灰飞烟灭；第五劫，1914年上海几个书商雇佣盗贼薛继渭，从屋顶揭瓦破墙进入书楼，偷去藏书一千多部，后来商务印书馆搜回了数百部散于坊间的书，1932年惨遭日军轰炸焚毁。经过这五次大的劫难加上零星散佚，民国后期的藏书已经不及原藏五分之一。天一阁藏书最多时达7万多卷，历经数代增损，一直无法确定准确数字，也无法编纂出完整的藏书目录，严重制约了国内外学者对天一阁文献的利用。

2014年，为了摸清天一阁藏书的具体数量种类，宁波大学联合天一阁博物馆共同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天一阁所藏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经过五年全面系统清理，研究成果发布：天一阁目前藏有古籍共计22360种、158840册，其中善本古籍5313种、34626册。在这些古籍中，最有价值的是天一阁原藏明代文献，包括方志、科举录、文集、政书等，特别是3751种明代刻本。在天一阁所藏清代文献中，最有特色的是259种稿本，包括经部41种、史部44种、子部22种、集部152种。在这些清代稿本中，三分之二是从未刊刻的孤本，弥足珍贵。有些稿本上的名人手迹，更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在整理资源同时，课题组还对文献进行数据化收录。目前天一阁善本库中的古籍，以及所有方志、家谱、书目等特藏文献全部扫描，18161条数据（127911册图书）已经汇入“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供国内外读者查阅。天一阁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读者除了通过注册天一阁官网查询馆藏目录外，还可在天一阁阅览室便捷阅读到所藏文献的电子数据，有效解决了古籍保护与读者利用之间的矛盾。

此外，课题组对天一阁所藏515种地方志全部影印出版，其中不乏精湛的善本和稀见的珍本。张含《艰征集》、林时对《茧庵碎筑集》等数十种明清孤本著作手稿首次公开。这些新发现，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宁波大学教授龚缨晏表示，天一阁所藏文献，是我国宝贵的文明遗产，对其进行分类整理与研讨，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文明，促进新时代我国学术研讨昌盛开展，扩展我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天一阁位于宁波市海曙区，建于明朝中期，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所藏文献是我国宝贵的文明遗产。（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